



與時間較勁的詩人 讀藍雲《日誌詩》

向 明 ◎ 詩人



日誌詩

藍雲著 / 文史哲

10012/367 頁 / 21 公分

450 元 / 平裝

ISBN 9789863140047/851

這是一個可以肆意「跨界」的時代，也是一個刻意追求「創新」的時代，只要「跨」得不逾矩；只要創意得近乎人意，就是搞怪一點也會令人感覺新鮮為人接受。別的不說，我們詩的這一行業，就已經進入到這麼一個令人感覺與過去大不相同的新境，老老少少詩的工作者都在做一些新的嘗試，向從來不敢逾越，或想不到也可以發揮的領域進軍。

過去的詩與文是有著非常大的界限的，基本而言，詩是講求秩序性和音樂性，現在的新詩雖然已無格律和韻腳的限制，然在形式上仍守住分行和每行字數簡短的潛規則；在語言上則仍是講究以意象語言，來達致詩的含蓄內斂和飽和的張力。屬於非詩的其他文類如小說散文戲劇則多屬敘述性的散文語

言，只要起承轉合流暢裕如，是不會有文句的字數限制，更無需內斂含蓄的講求、可以做盡興的發揮。

最近有位年輕詩人名「煮雪的人」出版了一本《小說詩集》來挑戰小說與詩兩者本具的各自規範與限制，而達到兩者融洽調和，成爲一種新興詩體，亦如早年「散文詩」的出現與存在然。這是一種難得的超越與進步，令人興奮詩並沒苦守在原地踏步，而是在求得新的進境。據爲《小說詩集》做評介的名詩人鴻鴻的讀後評價，他認爲「作者以『小說詩』爲全書的內容與風格定義，畢現作者初生之犢的自信。『小說詩』的特色在於有角色、情節，然而因爲邏輯超乎現實，詩意於是油然迸出。由於詩句都在描繪情景，動作，意象鮮明可觸，不致陷入抽象意念的繁衍增生，可讀性極強。」從鴻鴻的研判「小說詩」確實已具將小說與詩合體、在互惠的原則下出現的一種新詩種。不過它是用小說的一些原素，而使詩「油然迸出」。

在此之時另一種看似文類互惠的詩體也「迸」了出來，老詩人藍雲出版了一本《日誌詩》。無論日誌或日記其文體本應屬敘述性的散文語言，而其文本內容更不講究修辭

或修飾，只求達意存真即可。由於其目的在記載每日瑣事，也具「備忘」作用，它與詩的要求是南轅北轍的。尤其詩要求每首詩都有其獨創性，有如北島所言「每首詩都是從零出發」、「詩又不像別的手藝，可以熟能生巧」，因此以日記或日誌文體來寫詩就會困難重重，在未仔細讀這本《日誌詩》之前，我們不免存疑藍雲先生怎麼樣完成這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都寫的「日誌詩」。

讀書先看書的「前言」或「序」、「跋」是比較能瞭解書的來由和主旨，更可進入作者寫此書的心路歷程。當我先將本書的前言看完並翻看後面的詩創作之後，便發現藍雲兄寫「日誌詩」的動機與寫「小說詩」所採的方式完全不同，雖同屬尋找詩的新途徑，但「小說詩」採取的是兩種文體交配互惠而得出的一種新詩體，而「日誌詩」是「以日記方式每天寫一首詩」（見書前言），而詩仍是分行的新詩，內容並非像行事曆一樣記載那一天天的瑣事細節。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的詩都必有各自獨立的內涵，互不相涉，也不像日記樣記流水帳。這種「天天必交卷，交卷必是詩」的苦工，恐怕對任何一個天份高的年輕詩人都是一種挑戰，何況一個已達七十好幾高齡的老詩人藍雲。

對此，藍雲在前言中亦先做了交代，他說「自知年邁又缺乏才情，每天寫一首詩，寫一整年，尤其還得照顧久病在床的妻子，三天兩頭跑醫院，每日一詩，未免太自不量力。」但他執拗的認為既然決心已下，便得著手進行，以之視為對自己的挑戰，無論多麼

難，他都要一試。在他的堅持下，終於2009年這一整年的三百六十五首詩創作就呈現在我們面前了。想必伏案創作一整年的詩人藍雲自己，當其終卷完成之時，必定會長嘯一聲，狠狠地一吐這一年來心中的鬱積與勞累，就是我這旁觀的讀者，當我按捺住詫異與興奮，讀完他這一年最後一首詩（2009年12月31日），標題為〈世界末日來臨時〉，我終於瞭解我的這位老同學（1953年中華文藝函授校詩歌班同學），他是將「每一天都視如世界末日般／善盡我做人的本份」，他是要將這些詩當做「留下自己活過的證據」（前言的後段），原來他是在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般在完成他這生的一件大事。

這本《日誌詩》有幾處特殊的地方值得特別介紹，它是以每日一詩的方式，仍以詩集的方式呈現，至於日誌或日記方面，也就是那一天他的日常生活情形，他並沒有完全放棄，僅用極少的文字，以條列的方式，用「記事」的標題安置在詩行的下方。我們仍可從中看到 he 每日生活的重點所在，可以說全以他所一手創辦的《乾坤詩刊》為主，刊物的集稿，排版、校對、印刷、發行，以及與同仁接洽一切瑣事他都簡要記述。其次才是他夫人久病，他必須不斷忙碌奔波在醫院和家之間，他說有的詩不是寫於醫院候診時，便是誕生在公共巴士或捷運車上。

藍雲在臺灣詩壇應屬老生代，和痲弦、麥穗及我等都是覃子豪前輩的學生，但要不是他出來辦《乾坤詩刊》，幾乎很少人知道臺灣還有這麼一個資深的詩人，主要是他從來



不參加任何活動，寫東西也是惜墨如金，絕不隨便發表作品。他辦詩刊的目的，幾乎和我們的老師覃子豪先生當年自微薄的薪水中拿錢出來辦《藍星》詩刊一樣，為的是要鼓勵和培植後進。藍雲在本書中有一首五行小詩〈山谷中的百合花〉，他對那些望詩却步的年輕詩人給予了殷切的期盼：

你寫的詩

沒人讀，還寫嗎？

當然

那深山幽谷中的百合花

豈因沒人欣賞便不綻放

詩的追求必須付出堅強的耐性與持久力，更需與功利絕緣，沒有人讀便退卻，真不如深山幽谷那些從沒人理睬的野草閑花開放得怡然自在，更令人尊敬。至此，我不免也要如夢初醒的高呼一聲，「藍雲！你真老得漂亮，這麼一本厚厚的與時間較勁的『日誌詩』，足以證明你是一個堅不與世俗妥協的真正詩人。」

